

唐宋诗醇

() 乾隆钦定·御选·御评 ■

卷 一

出版社

序

文有唐宋大家之目，而诗无称焉者。宋之文足可以匹唐，而诗则实不足以匹唐也。既不足以匹，而必为是选者，则以唐宋文醇之例。有文醇不可无诗醇，且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，示千秋风雅之正则也。文醇之选，就向日书窗校阅所未毕，付张照足成者，兹诗醇之选，则以二代风华，此六家为最。时于几暇偶一涉猎，而去取评品，皆出于梁诗正等，数儒臣之手。夫诗与文岂异道哉？昌黎有言：“气盛，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。”然五三六经之所传，其以言训后世者，不以文而以诗，岂不以文尚有铺张扬厉之迹，而诗则优游餍饫入人者深？是则有文醇，尤不可无诗醇也。六家品格与时会，所遭各见于本集小序，是编汇成梁诗正等，请示其梗概，故为之总叙如此。



卷一 陇西李白诗一

有唐诗人至杜子美氏，集古今之大成，为风雅之正宗。谭艺家迄今奉为矩矱无异议者。然有同时并出，与之颉颃，上下齐驱，中原势钧力敌而无所多让，太白亦千古一人也。夫论古人之诗，当观其大者、远者，得其性情之所存，然后等厥材力，辨厥渊源，以定其流品。一切悠悠耳食之论，奚足道哉？李杜二家所谓异曲同工，殊涂同归者，观其全诗可知矣。太白高逸，故其言纵恣不羁，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意。子美沈郁，其言深切著明，往往穷极，笔势尽乎事之曲折而止。白之遇明皇也，出于特知，金銮召见，待以殊礼，虽遭谗毁，犹赐金遣归，得以遨游齐鲁、吴越之间，浮沉诗酒，放浪湖山，其诗多汗漫，自适近于佻狂玩世者。子美年将四十，始以献赋除官，其后崎岖兵间，穷愁蜀道，流离转徙，几不自存。故其发于声者，多沉痛哀切三响，此二家之所以异也。若其蒿目时政，疚心朝廷，凡祸乱之萌，善败之实，靡不托之歌谣，反覆慨叹，以致其忠爱之志，其根于性情而笃于君上者，按而稽之，因无不同矣。至于根本风骚，驰驱汉魏，撷六籍之菁华，埽五代之靡曼，词华炳蔚，照耀百世，两人又何以异哉？论者不察漫，置轩輊于其间，是犹焦明已翔于寥廓，而罗者犹视夫藪泽也。善乎韩愈之言：



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，那用故谤伤。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”彼元稹、苏辙、王安石之流得无愧此言乎？太白尝言：“齐梁以来，艳薄斯极，沈休文又尚以声律。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？”故其所作，摆脱骈丽旧习，轶荡人群，上薄曹刘，下凌沈鲍，朱子以为圣于诗者。盖前贤亦重之矣。今略举两家之同异，及其远大之旨，知太白之与子美并称大家，而无愧者如此。至有谓李杜当日名相埒，而相忌，其诗有交相讥者，此犹末流倾轧之心，不可以语君子之知交也。

古 风

大雅久不作

《大雅》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。《王风》委蔓草，战国多荆榛。龙虎相啖食，兵戈逮狂秦。正声何微茫，哀怨起骚人。扬马激颓波，开流荡无垠。废兴虽万变，宪章亦已沦。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。群才属休明，乘运共跃鳞。文质相炳焕，众星罗秋旻。我志在删述，垂辉映千春。希圣如有立，绝笔于获麟。

【御评】

古风诗多比兴，此篇全用赋体，括《风雅》之源流，明著作之意旨，一起一结有山立波回之势，昔刘勰《明诗》一篇略云：“两汉之作，结体散文，直而不野，为五言之冠冕。”又云：“建安之初，五言腾踊，不求纤密之巧，惟取昭晰之能。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浅。惟嵇志清峻，阮旨遥深，故能标焉。晋世群才，稍入轻绮，采缛于正始，力柔于建安。”观白此篇，即刘氏之意指，归大雅，志在删述。上溯风骚，俯观六代，以绮丽为贱，清真为贵，论诗之义，昭然明矣。



举笔直书，所见气体实，足以副之阳冰，称其驰驱屈宋，鞭挞扬马千载，独步惟公一人，洵非阿好，其纂草堂集以古风列于卷首，又以此篇弁之，可谓有卓见者。枕上授简同不朽矣。

朱子曰：“李白诗不专是豪放，如首篇《大雅久不作》，多少和缓。”

刘克庄曰：“此今古诗人之断案也，杨齐贤曰：扫魏晋之陋，起骚人之废，太白盖以自任矣。览其著述，笔力翩翩，如行云流水，出乎自然，非思索而得，岂欺我哉？”

沈德潜曰：“昌黎云：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，太白则云：‘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’。是从来作豪杰语，不足珍，谓建安以后也。谢朓楼饯别云：‘蓬莱文章建安骨’，一语可证。”

古 风

秦皇扫六合

秦皇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！飞剑决浮云，诸侯尽西来。明断自天启，大略驾群才。收兵铸金人，函谷正东开。铭功会稽岭，骋望琅琊台。刑徒七十万，起土骊山隈。尚采不死药，茫然使心哀。连弩射海鱼，长鲸正崔嵬。额鼻像五岳，扬波喷云雷。髻鬣蔽青天，何由睹蓬莱。徐市载秦女，楼船几时回。但见三泉下，金棺葬寒灰。

【御评】

极写其盛，正为中间，转笔作地，“茫然使心哀”五字，多少包含，借秦以讽，意深旨远。



古 风

太白何苍苍

太白何苍苍，星辰上森列。去天三百里，邈尔与世绝。中有绿发翁，披云卧松雪。不笑亦不语，冥栖在岩穴。我来逢真人，长跪问宝诀。粲然启玉齿，授以练药说。铭骨传其语，竦身已电灭。仰望不可及，苍然五情热。吾将营丹砂，永与世人别。

【御评】

郭璞《游仙青溪百余仞》一首，纯是寓意。白诗与彼不同，盖士之不得志于时者，姑寄其意于此耳。旧史称白少有逸才志气，宏放飘然，有超世之心，殆亦性之所近，或其被放东归，将授道箬时作也。

萧士赧曰：“太白少遇，司马承祯谓其有仙风道骨，可与学仙。太白亦有志焉，此诗非泛然之作。”

胡震亨曰：“古风中言仙者，十有二其九，自言游仙，其三则讥求仙不应，通蔽互殊乃尔，白之自谓可仙，亦借以抒其旷思，岂真谓世有神仙哉？他诗云，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，意自可见，是则虽言游仙，未尝不与讥求仙者合也。时方用兵吐蕃、南诏，而授箬投龙，崇尚不废大类，秦皇、汉武之为。故白之讥求仙者，亦多借秦汉为喻。他诗又云：‘穷兵黩武今如此，鼎湖飞龙安可乘’。其本指也与。”

太白《金陵送权十一》序云“吾杀风广成，荡漾浮世素。”

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。

李阳冰“序”：“天子知其不可留，乃赐金归之，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，允请北海高天师，授道箬于齐州紫极



宫。”

吴昌祺曰：“《尔雅》：春为苍天。郭景纯曰：万物苍苍然生。此言五情苍然而生也。”

古 风

代马不思越

代马不思越，越禽不恋燕。情性有所习，土风固其然。昔别雁门关，今戍龙庭前。惊沙乱海日，飞雪迷胡天。虬虱生虎鹞，心魂逐旌旗。苦战功不赏，忠诚难可宣。谁怜李飞将，白首没三边。

【御评】

民安乡井，离别为难，况驱之死地乎？起意惻然，可念《杕杜》，劳士道其室家之情，《出车》，劳率美其执获之功。盛世岂无征役哉？明皇喜边事，致有冒赏掩功者，故萧士赓谓其感讽时事，有为而作，扬水圻父，所以为风雅之变也。

古 风

五鹤西北来

五鹤西北来，飞飞凌太清。仙人绿云上，自道安期名。两两白玉童，双吹紫鸾笙。去影忽不见，回风送天声。我欲一问之，飘然若流星。愿餐金光草，寿与天齐倾。

【御评】

前《太白何苍苍》一首，仅传其语，此则欲问而不可得，更进一层。“天声”、“流星”二语真如天上飞仙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较李贺“羲和敲日玻璃声”，极意创造，终属雕琢，自是“仙、鬼”之别。



萧士赧曰：“此篇亦游仙诗体，恐是赠答之词。”

《广异记》：“东岳夫人所居，有异草。叶如芭蕉，花正黄色，光可鉴，曰此金明草。”

古 风

咸阳二三月

咸阳二三月，宫柳黄金枝。绿帟谁家子，卖珠轻薄儿。日暮醉酒归，白马骄且驰。意气人所仰，冶游方及时。子云不晓事，晚献《长杨》辞。赋达身已老。草《玄》鬓若丝。投阁良可叹，但为此辈嗤。

【御评】

世所谓晓事者，及时行乐耳。而至老矻矻者，晚节末路，又复可叹。白气骨自负，岂愿以辞人终老？两两夹照，不是漫作诙嘲语。

萧士赧曰：“子云白以自况也，此时戚里骄纵，竄制动致，高位儒者，沉困下僚，是诗必有所感，讽而作。”

吴昌祺曰：“言子云不能自守，则反为小人所嗤，谓以子云自况者非也。”

古 风

庄周梦蝴蝶

庄周梦蝴蝶，蝴蝶为庄周。一体更变易，万事良悠悠。乃知蓬莱水，复作清浅流。青门种瓜人，昔日东陵侯。富贵故如此，营营何所求。

【御评】

作达语是白本色，然意在后半，前乃兴起耳。“庄周”



三句起，第四句，五六两句，横空插入，实贯上下，无此二语，全便觉率直。“青门”二句，就事指点，结出本意，有无数层折至，其辞意自然，则韩愈所云：“文如翻水成，初不用意为也。”

刘辰翁曰：“语意音节适可，如此而止。”

萧士赓曰：“此达生者之辞也。谓忽然人化为物，忽然而物化为人，一体变易，尚未能知，悠然万事，岂能尽知乎？况又乃知沧桑之变乎？故侯种瓜，富贵者固如是也。既烛破此理，尚何所求，而营营苟苟以劳生哉？”

古 风

齐有倜傥生

齐有倜傥生，鲁连特高妙。明月出海底，一朝开光耀。却秦振英声，后世仰末照。意轻千金赠，顾向平原笑。吾亦澹荡人，拂衣可同调。

【御评】

曹植诗：“大国多良材，譬海出明珠。”即“明月出海底”意，白姿性超迈，故感兴于鲁连，后篇子陵君平亦此志也。

萧士赓曰：“太白生平豪迈，邈视权臣，浮云富贵，此诗盖有慕乎仲连之为人也。”

古 风

黄河走东溟

黄河走东溟，白日落西海。逝川与流光，飘忽不相待。春容舍我去，秋发已衰改。人生非寒松，年貌岂长在。吾当



乘云螭，吸景驻光采。

【御评】

郭璞《游仙诗》云：“虽欲腾丹溪，云螭非我驾。”结语本此，别本作“谁能学天飞，三秀与君采。”语意殊稚。

萧士赓曰：“古诗：‘回车驾言迈，悠悠涉长道。四顾何茫茫，东风摇百草。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？盛衰各有时，立身苦不早。奄忽随物化，荣名以为宝。’太白此诗亦此之意。古诗欲用世而留名，太白则欲学仙以离世，其见趣又出乎流俗矣。”

古 风

松柏本孤直

松柏本孤直，难为桃李颜。昭昭严子陵，垂钓沧波间。身将客星隐，心与浮云闲。长揖万乘君，还归富春山。清风洒六合，貌然不可攀。使我长叹息，冥栖岩石间。

【御评】

起句本之《荀子》，直揭本指。严羽所谓开门见山者也。与左思《咏史》作，风格正复相似。

沈德潜曰：“不著议论，咏古一体。”

荀子曰：“桃李倩粲于一时，时至而后杀。至于松柏，经隆冬而不凋，可谓得其真矣。”

古 风

君平既弃世

君平既弃世，世亦弃君平。观变穷太易，探元化群生。寂寞缀道论，空帘闭幽情。驹虞不虚来，□禪有时鸣。安在



天汉上，白日悬高名。海客去已久，谁人测沉冥。

【御评】

驹虞见王道之成，祗適为兴朝之瑞。萧士赉曰：“此喻圣贤不虚生。其出也有时。名悬天汉，而人不能测。此非贤者所知也，以正意作转关，与前篇各一机杼。”

古 风

胡关饶风沙

胡关饶风沙，萧索竟终古。木落秋草黄，登高望戎虏。荒城空大漠，边邑无遗堵。白骨横千霜，嵯峨蔽榛莽。借问谁凌虐，天骄毒威武。赫怒我圣皇，劳师事鼙鼓。阳和变杀气，发卒骚中土。三十六万人，哀哀泪如雨。且悲就行役，安得营农圃。不见征戍儿，岂知关山苦。李牧今不在，边人饲豺虎。

【御评】

开元以来，岁有征役，至王君^舅战胜青海，益事边功，石堡一城耳。得之不足，制敌不得，无害于国。唐兵前后屡攻，所失无数，哥舒翰虽能拔之，而士卒死亡亦略尽矣。此诗极言边塞之惨，中间直入时事，字字沉痛，当与杜甫《前出塞》参看。别本多四句，语尽而露诗词意已足，不当更益。

萧士赉曰：“此诗专指北边而言，当为哥舒翰攻石堡城而作也。天宝六载，上欲使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石堡城。忠嗣上言：‘石堡城高固，吐蕃举国守之。今屯兵其下，非数万人不能克。臣恐所得不如所亡’。将军董延光自请攻之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。延光过期不克，言忠嗣沮挠军计，上怒贬忠嗣。八载，命哥舒翰帅陇右诸军兵，赠六万三千攻



之，其城三面险绝，惟一径可上。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，多贮粮食，积擗木及石。前后屡攻不能克。翰进攻拔之获吐蕃四百人，唐士卒死亡略尽，果如忠嗣之言。此诗末句曰：‘李牧今不在，边人饲豺虎’者，盖以李牧比忠嗣也。

古 风

燕昭延郭隗

燕昭延郭隗，遂筑黄金台。剧辛方赵至，邹衍复齐来。奈何青云士，弃我如尘埃。珠玉买歌笑，糟糠养贤才。方知黄鹤举，千里独徘徊。

【御评】

《国策》田需对管燕云：“士三日不得咽，而君鹅鹚有余粟。”与孟子所云“豕交兽畜”者，更有甚焉。乃知穆生辞楚见色斯举耳。

萧士赧曰：“太白少有高尚之志。此篇岂出山之后，不为时贵，所礼有轻出之悔与？读其诗者，百世之下，犹有感慨。”

古 风

天津三月时

天津三月时，千门桃与李。朝为断肠花，暮逐东流水。前水复后水，古今相续流。新人非旧人，年年桥上游。鸡鸣海色动，谒帝罗公侯。月落西上阳，余辉半城楼。衣冠照云日，朝下散皇州。鞍马如飞龙，黄金络马头。行人绵辟易，志气横嵩丘。入门上高堂，列鼎错珍羞。香风引赵舞，清管随齐讴。七十紫鸳鸯，双双戏庭幽。行乐争昼夜，自言度千



秋。功成身不退，自古多愆尤。黄犬空叹息，绿珠成衅仇。何如鸱夷子，散发棹扁舟。

【御评】

此刺当时贵幸之徒，怙侈骄纵而不恤其后也。杜甫《丽人行》其刺国忠也，微而婉。此则直而显，自是异曲同工。《书》曰：“居高思危，罔不惟畏。”读此能令权门胆落。《诗眼》以为建安气骨，惟李杜有之，良然。

范温曰：“建安诗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风调高雅，格力遒壮。得风雅骚人气骨，最为近古，惟李杜有之。”

吴昌祺曰：“自开一境，不必古人。”

《西京记》：“上阳宫西，有西上阳宫。”

古 风

昔我游齐都

昔我游齐都，登华不注峰。兹山何峻秀，绿翠如芙蓉。萧飒古仙人，了知是赤松。借予一白鹿，自挟两青龙。含笑凌倒景，欣然愿相从。泣与亲友别，欲语再三咽。勸君青松心，努力保霜雪。世路多险艰，白日欺红颜。分手各千里，去去何时还。在世复几时，倏如飘风度。空闻《紫金经》，白首愁相误。抚已忽自笑，沉吟为谁故。名利徒煎熬，安得闲余步。终留赤玉舄，东上蓬莱路。秦帝如我求，苍苍但烟雾。

【御评】

此诗或作两篇，今合而观之，上忆昔日之游，下决今日之去。意正相属，“泣与亲友别”八句，即将别矣，复自疑焉。故下云：“抚已忽自笑，沉吟为谁故。”然后决然，欲往东上蓬莱，盖倦游之余，聊以寄意。范传正所云：“非慕其



轻举，将不可求之事，求之欲耗，壮心遣余年者也。”

萧士赧曰：“此诗恐是其一时与亲友话别者，故中有不能忘情之词，未有永诀割断之语也。”

古 风

秋露白如玉

秋露白如玉，团团下庭绿。我行忽见之，寒早悲岁促。人生鸟过目，胡乃自结束。景公一何愚？牛山泪相续。物苦不知足，得陇又望蜀。人心若波澜，世路有屈曲。三万六千日，夜夜当秉烛。

【御评】

《唐风·蟋蟀》之篇，感兴如此，诗之神韵，与古为化，拟之十九首，可谓波澜莫二。结处，与通篇一意相贯，即《桃李园序》之间。或谓若不知止足，则当夜夜宴游为识者，所笑其说未当。

萧士赧曰：“三万六千日虽太白造辞如此，然其意却祖于《左传》，所谓夺胎换骨，使事而不为事使者。”

古 风

大车扬飞尘

大车扬飞尘，亭午暗阡陌。中贵多黄金，连云开甲宅。路逢斗鸡者，冠盖何辉赫。鼻息干虹霓，行人皆怵惕。世无洗耳翁，谁知尧与跖。

【御评】

萧士赧曰：“此篇讽刺之诗，盖为贾昌辈而作。”

《东城父老传》曰：“贾昌生七岁，解鸟语音，元宗在藩



邸时，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。及即位，治鸡坊于两室间，索长安雄鸡千数，养于鸡坊，选六军小儿五百人，使驯扰教饲之。昌为五百小儿长，天子甚爱幸之，金帛之赐日至其家。开元十三年，鸡笼三百从东封，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，会上于温泉，天下号为‘神鸡童。’时人为之语曰：‘生儿不用识文字，斗鸡走马胜读书。贾家小儿年十三，富贵荣华代不如。’千秋节赐酺或酺于洛元，会与清明节皆在骊山，每至，是日万乐具举，六官必从，昌冠雕翠金，华冠锦襃，绣襦□，执铎拂，导群鸡叙立于广场，顾盼如神，指挥风生，随鞭指低昂，不失胜负。既决强者前，弱者后，随昌雁行，归于鸡坊。角抵万夫，跳剑寻鲋，蹴球踏绳，舞于竿颠者，意索气阻，已逡巡不敢入，岂教猱扰龙之徒与？”

古 风 碧荷生幽泉

碧荷生幽泉，朝日艳且鲜。秋花冒绿水，密叶罗青烟。秀色空绝世，馨香竟谁传。坐看飞霜满，凋此红芳年。结根未得所，愿托华池边。

【御评】

前有《郢客吟白雪》一篇云：“举世谁为传。”此篇云：“馨香竟谁传”，伤不遇也。末二句情见乎辞，白未尝一日忘事君也，求仙采药，岂其本心哉。严羽云：“观白诗要识其安身立命处。”此类是也。

萧士赉曰：“荷与华池比也，君子有绝世之行，处于僻野而不为世所知，常恐老之将至，而所抱不见于所用，安得托身于朝廷之上哉？是亦太白自伤之意与。”



古 风

郑客西入关

郑客西入关，行行未能已。白马华山君，相逢平原里。
璧遗镐池君，明年祖龙死。秦人相谓曰，吾属可去矣。一往
桃花源，千春隔流水。

【御评】

赏其风调致佳。平原，当作平舒。

《史记》：“始皇三十六年，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。”

古 风

羽檄如流星

羽檄如流星，虎符合专城。喧呼救边急，群鸟皆夜鸣。
白日曜紫微，三公运权衡。天地皆得一，澹然四海清。借问
此何为，答言楚征兵。渡泸及五月，将赴云南征。怯卒非战
士，炎方难远行。长号别严亲，日月惨光晶。泣尽继以血，
心摧两无声。因兽当猛虎，穷鱼饵奔鲸。千去不一回，投躯
岂全生。如何舞干戚，一使有苗平。

【御评】

“群鸟夜鸣”，写出骚然之状。“白日”四句，形容黠武
之非，至于征夫之凄惨，军势之怯弱，色色显豁，字字沉
痛，结归德化，自是至论。此等诗殊有关系，体近风雅，与
杜甫《兵车行》、《出塞》等作，工力悉敌，不可轩轻。宋人
罗大经作《鹤林玉露》乃谓白作为歌诗，不过狂醉于花月之
间，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，视甫之忧国忧民，不可同年



语。此种识见，真蚍蜉撼大树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

萧士赉曰：“太白此诗盖讨云南时作也。末二句比南诏为有苗，而深叹当国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赞禹，禹之佐舜，敷文德以来远人致。有覆军杀将之耻心。”

《通鉴纲目》：“天宝十载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西洱河。士卒死者六万人，仅以身免。杨国忠掩其败状，仍叙其战功，制募兵击之，人闻云南瘴疠，莫肯应募，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枷送军所。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击南诏，深入至太和城，士卒疫饥死什七八，引还，蛮追击之，全军皆没。国忠更以捷闻，益发中国兵讨之，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，无敢言者。”

吴昌祺曰：“‘干羽’改‘干戚’，本陶渊明‘刑天舞干戚’。”

古 风 孤兰生幽园

孤兰生幽园，众草共芜没。虽照阳春晖，复悲高秋月。飞霜早淅沥，绿艳恐休歇。若无清风吹，香气为谁发。

【御评】

前有《燕臣昔恸哭》一章，与此俱遭谗被放而作。前篇哀而不伤，怨而不诽，尚近《离骚》悲痛之音。此则温柔敦厚，上追“风雅”矣。

萧士赉曰：“此亦比兴之诗也。君子在野，未能自拔于众人之中，虽蒙主知而小人之谗毁者已至。孤寒之士，亦如是而已矣。若非在位之人，引类拔萃而荐用之，虽有德馨，亦何以自见哉。”

